

梅溪王先生文集

五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書

上太守李端明

某嘗讀前史竊知李氏為天下甲門世生大賢角立傑
出皆天人也自昔周柱下史先天地而生指木為姓傳
古知今而道德為吾聖人之師東都太尉稟元精之氣
正色在列殺身成仁而節義為人臣之冠唐翰林應長
庚之夢世號謫仙人立馬萬言而文章為天下之法孰
謂其非天人耶其間又有以聲名自高而天下有被其
收接者如登龍門隱居求志而天下望其出仕者如觀
景星至若出秉旄鉞如臨淮之元勳入總台衡如衛公

之風采者皆卓然為一代之名臣中興之賢佐其風流
餘韻足以起萬世之聳慕其故曰李氏天下之甲門而
數公者真天人也追我國朝二百年間宗工鉅儒背項
相望而李氏之門最號得人有若文靖公在咸平景德
間公忠直亮深慮遠識嘗戒王文正公與北虜和親之
議斷然有先見之明天下至今稱為賢相有若文定公
在天禧乾興間慷慨立朝義形於色嘗伸救寇萊公之
禍以手板擊姦邪天下至今目為正人有若紫薇舍人
在熙寧間居代言之任力持風裁雖貶黜而氣不撓與
蘇宋齊名天下至今有三舍人之號有若大丞相在政
和間危言讜論聳動四方及重華受禪之際垂紳正笏

不動聲氣而大議決天下至今賴爲社稷臣而蒼生猶冀其復起有若尚書公當靖康之難得主辱臣死之義力抗腥膻碎首裂額而憤罵不絕英烈言言與赫日秋霜爭嚴艱難以來一人而已天下至今稱爲烈士夫而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流涕仰惟明公以英偉之才剛方之氣挺生華裔爲當世羽儀被遇三朝終始一節廼者上方興衰撥亂任賢使能日不暇給起明公於均逸中付以喉舌之任公卿大夫相與賀於朝常帶布衣相與賀於下咸謂明公體道德如柱下史尚節義如漢太尉工文章如唐翰林立天子前披陳利害論列可否在廷疎慄明公之諫諍固不在諫議勃之後也屢典名藩皆

著聲績姦賊望風解綬而去明公之威聲固不在河南
尹之下也至如臨淮衛公之勲烈文靖文定之事業皆
明公之所優爲者詩人誦召虎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然則明公豈非所謂天人者耶然朝廷方視明公之出
處以爲安危之繫天下方視明公之進退以爲治亂之
分夷狄問明公之安否而爲之叛服姦邪伺明公之行
藏而爲之喜懼輿議皆謂明公匪朝伊夕正台鼎之司
慰蒼生之望中興之功指日可期今迺力辭柄任出牧
侯藩雖一方得卧治之賢而天下鬱具瞻之望竊料明
公固難久屈於此也某蓬華一賤生爾自總角聞先生
長者稱頌明公盛德偉望殆非一日第恨生居遐陬自

處卑賤邈無進見之階今幸明公父母吾桑梓之邦適
符夙昔景慕企仰之誠比者千騎入境道由僻邑而某
遂得與田夫野老奔走爭先瞻望於車塵馬足間已足
少償素願矣然獲未進拜黃堂親承鑿咳之餘少窺大
人君子之高致不日明公入秉洪鈞則某於此時當抱
無窮之恨矣是以不介於人不謀於龜朝齋而裁書奠
沐而修刺曳裾塵戟冀一瞻芝宇退當誇大自謂今日
得見天人也

啓

代曾尉上陳安撫

太山北斗十年懷景仰之勤白日青天一旦快清明之

覩實自寅緣之幸靡由媒介之先行遂鳬趨預深雀躍
恭惟某官學師孔孟才亞卿雲風流號當世無雙聲望
居縉紳第一光玉玉潔文章騰萬丈之輝鳳翥龍蟠翰
墨掃千軍之敵早收巍第榮歷顯途赤心備竭於三朝
白首克全於一節存更中外並著恩威將命外臺茂荆
潭之治績分符重鎮藹吳越之休聲何所至之有聞盖
無施而不可咸望有爲於今日自期無媿於古人方馳
赫赫之聲俄起營營之謗唐室賴宣公之議克濟艱難
漢庭忌賈誼之才遽罹譴責輿議咸稱其屈士流尤爲
不平稍息人言卒回天聽脫風濤於異域尋松菊於故
園職姑領於真祠官未還於舊物優游里巷頤養年齡

門多長者之車座有賢人之榻量包海嶽撓不濁而澄
不清節貫冰霜窮益堅而老益壯然當宁方興衰而撥
亂豈舊臣可置散以投閑矧鼎席之尚虛想宸襟之素
注必起渭濱之大老式慰海隅之蒼生宰相以鎮撫四
夷況我有種丈夫當掃除天下非公其誰無憚趣裝行
膺賜召如某者箕裘吟族蓬華寒生思不墜於家聲謾
力勤於學業始由經術而獲選終用詞章而決科名再
上於賢書計始偕於吏部備員海邑雅懷慕蘭之誠易
尉僊邦遂有依劉之幸自慚樗散實賴帡幪歆脩吾道
以致君盍就大人而正己去先聖之既遠非通儒其孰
歸點也何如方起舞雲之詠參乎不敏預懷避席之慙

仰祈先達之見知庶俾後生之有賴望塵伊邇頌德尤
勤執贄賓庭行當盡門弟子之禮授緘記室先展事賢
大夫之誠

代曾尉荅交代

備員小邑考未一書承命大賢任俄兩易仰歎高風之
難繼俯驚瑣質之何堪敢驅馳第從鞭策共惟某官
家傳忠義天賦材猷門地素高早聯姻於卿相仕塗初
筮聊隱迹於江山宣北部之餘威繼南昌之雅韻精神
不動曹務自清朱轡皂蓋乃賢主人黃門紫樞有真知
已雖曲從於引避寧又致於淹徊固宜綰爵於天朝何
至易官於海嶠舍鶴溪之舊治尋鷹蕩之勝游白面紅

顏姑作神仙之隱金章紫綬竚期臺閣之榮士論素期
輿情共祝如某者箕裘吟族筆硯寒生二十年勞苦而
未第始塵數百里崎嶇而小官初效去何速也期不待
於及瓜行或使之坐寧容於煖席猶喜不才之質獲承
旣治之餘自西徂東而何敢憚勞以此易彼則固已多幸
方圖趨拜遽辱緘封究觀禮意之勤益佩恩私之厚仰
攀懿躅顧續貂之媿雖多遐想高標而覩鳳之心已快

代謝同文館解

束書千里不嘗太學之藎塩戰藝三塲偶綴同文之龍
虎齒髮類賈生之少姓名居杜牧之先揣分何堪撫心
知媿竊以學者幸朝廷之偃武吾皇欲天下之同書思

祖宗名館之因廣華夏得人之路收拾賢閥之遺士網羅聖代之棄才爲選取艱薦名無幾方歎蓬瀛之難到豈知樗櫟之兼收如某者海角鯁生華門賤士業乏箕裘之素家無詩禮之傳七歲知書賴有擇鄰之慈母三冬務學屢求解之賢師技專習於雕蟲志必期於中鵠偶遇詔音之下復更科舉之條雖章句宿儒亦習凌雲之賦縱風騷大手必通拾芥之經驚鼠技之已窮取麟書而謾習欲慕武崔之馳辯不容游夏之措辭益加記誦之功稍悟謹嚴之旨董仲舒潛心大業粗明一王玉川子獨抱遺經欲束三傳辭親梓里鼓篋帝都深期廁迹於何蕃庶獲授經於韓愈操矛入室對多士而氣

驕血指汗顏望成均而膽落戰之罪也心實耻之雖出門無齒臂之盟然題柱有還鄉之誓抱玉效卞和之泣焚舟起明視之慙一鼓作而再鼓衰人疑必敗小敵怯而大敵勇天使其成不煩三獻之勞輒幸一名之預恩踰望外喜溢顏間伏遇某官炎漢相門括蒼多族馳所至有聲之譽蘊無施不可之才出為五馬之貴侯來繼三賢之高躅妄草起謝公之興吹笙尋子晉之游民歌愷悌之風士被作成之賜遂致青衿之小子稍知黃卷之古人仰荷陶鑠偶膺薦擢某官不勉修事業早赴功名收一第於少年慰雙親於耄老報天子恢儒之德酬使君在泮之恩嗅梅藥於江頭早知春信折桂枝於月

窟行帶天香

代謝鄉解

棘闈戰藝英髦多闕里之徒貢籍標名寒賤綴卜商之
列濫中披沙之選深懷負刺之慙竊以朝廷當授戈講
藝之秋聖主起側席求賢之念專尚詩書之技不求鞍
馬之功羽干服蠻貊之邦俎豆壓腥膻之氣賢關新闢
洋洋乎東漢之風鄉飲盛行易易也成周之化旣廣育
才之路載更取士之科風騷如屈宋者不廢明經儒雅
若寬洪者亦兼用賦得凜凜大奇之士有多多益辯之
才無一不長所施皆可斯足副有司之舉庶能為盛世
之光如某者白屋寒生青衿小子夙被父兄之訓獲從

師友之游期頭角之稍踈望箕裘之必大欣遇聖旦在
賈生未冠之年欲充國賓無杜甫如神之筆識陋井中
之小文窺管內之班謾同孔鯉之趨庭屢作曾參之避
席坐閱三歲未通一經周誥商盤方苦聲牙之難讀李
詩謝賦尤慙篆刻之未工偶逢科詔之頒妄起賢書之
應深慮畫圖之類狗何期誤墨之成蠅况東嘉號多士
之躍而樂成居濱海之邑安舍法之一罷更科場之七
開寂無中選之錢咸作退飛之鷁士氣若死灰之吟江
鄉類窮谷之寒人指儒冠恣成戲劇路逢鬼物剛被擲
撇誰知拜賜之孤軍俄有定從之下客三千人大敵之
勇曾何敢當二十年敗北之羞粗能一雪望不及此得

之若驚茲蓋伏遇某官黼黻斯文權衡吾道一舉而得
垂天之翼兼收而取敗鼓之皮遂俾繆庸亦膺選擢某
敢不勉修操履益叩淵源探皇極之猷為造中庸之門
戶舒牋點翰尚期一第之可收聳壑昂霄度及雙親之
未老上酬聖造下荅已知

隆補上舍謝宰相

業肄賢閤濫預千人之列名叨舍選媿居群侯之先嗟
小人得福以非常痛私門鍾疊之何亟有稽伸謝徒切
銜恩竊以興庠序於不遑暇給之秋見聖賢相與致太
平之業惟有道主能散馬牛而包干戈非大仁人孰明
俎豆而闢軍旅洪惟上聖篤任真儒不求矢石之功專

務衣裳之化矢其文德雖灝灝爾噩噩爾之書無以加
烝我時髦豈濟濟乎洋洋乎之世所能及自槐之之載
建紆銀袍而還來仰追唐虞之盛時祖述熙豐之故事
謂科舉取士於一時也非所以造士而舍法作人於平
日也斯足以得人必將試之以積累之勤故可期之以
遠大之地非得行藝兩全之美曷副君相旁求之誠選
既至艱得宜無濫如某者受才猥瑣賦命窮奇齒才及
壯而遽失所天仕豈欲干而盖緣有母輒施鼠技妄習
麟經徒專記問之工莫識謹嚴之旨不東高閣兼取左
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長未得美泉姑為啖先生趙夫
子陸文通之鑿辭親故里鼓篋上庠幸厠迹於裒衣獲

執經於絳帳半世僅一名之得壯心早衰匹夫獲千金之資大禍俄及未副倚門之望遽罹枕塊之憂三釜之志旣孤五鼎之心何有念孝子為親而求祿自傷無祿以及親思忠臣致主以忘身或可以身而事主退惟疇昔之僥冒實由在上之作成茲蓋伏遇某官命世大才迪民先覺躬阿衡惟一之德為成湯自得之師靖康之節人所難紹興之政古未有旣以其身致中興之烈又將與國貽有永之謀廣關成均兼收士類傳吾道於孟軻之後率天下為仲尼之徒二尺短檠猶念儒生之日萬間廣廈俱懽多士之頡遂致繆庸亦蒙教育某敢不益脩操履力探淵源入大匠之準繩資哲人之鼓鑄儻